



Charlotte Link

Das andere Kind

另外的孩子

[德] 夏洛特·林克 著

王滨滨 高天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rlotte Link

Das andere Kind

另外的孩子

[德] 夏洛特·林克 著

王滨滨 高天忻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外的孩子/[德]夏洛特·林克(Link, C.)著;王滨滨
高天忻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27-5736-7

I. ①另… II. ①夏… ②王… ③高… III. ①长篇小
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0166 号

Charlotte Link
DAS ANDERE KIND
©2009 by Blanvalet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图字: 09-2010-416 号

另外的孩子

[德]夏洛特·林克 著 王滨滨 高天忻 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89,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978-7-5327-5736-7/I·3388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021-57602918

译本序

从丹麦亨讷（Henne）海滩遥望远方，水天连成一片北海上常见的灰色。站在海滩上，阵阵浪花袭来，拍打着踏浪人的脚踝，又缓缓浸入脚下白色的沙滩。海风送来特有的清新和咸味，沁人心脾；海鸥鸣叫着飞入大海深处，如果它们能够横越 600 公里，就到达了北英格兰的礁石海岸。那里是《另外的孩子》的世界。此刻，作为译者的我，站在海的这一边，心绪随着海鸥飞向对岸，试图走入那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英格兰世界。

一起残忍的谋杀案，搅动了英国北约克郡海滨小城斯卡伯勒的宁静，年轻女学生埃米·米勒斯的尸首被发现时，头部被撞得惨不忍睹，凶手像是聚集了极大的仇恨，才会下得了如此黑手。负责案件调查的年轻女探长阿尔蒙德几个月以来却一直找不到案件的突破口。而在此期间，另一起作案手段类似的谋杀案再次震惊了小镇，这一次的死者是一位 80 岁的老太太费奥纳·巴恩斯。两起案件究竟有无关联？变态凶手又匿于何方？随着案件调查的一步步展开，一个掩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这部小说在传统的英式小镇和庄园生活中融入了现代的网络世界，一幅古老而又新鲜的英格兰城乡生活画卷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同样栩栩如生的，是这里半个世纪英国社会生活的各色人物：热血从戎、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战斗英雄，对家人和弱者则显示出惊人的冷

漠；热爱自然、情感细腻的主妇，在日常生活中却透露出逼人的自私和专横；现代社会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内心则挣扎在深深的孤独与绝望之中；天真无邪的笑脸背后，隐藏着封闭农场和畸形家庭带来的扭曲人性……错综复杂的案情，带来意想不到的结局。

同样让人意想不到的，这部浸透着英伦风格的小说，实则出自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国女作家手笔。土生土长于法兰克福的夏洛特·林克，常常被德国媒体戏称为“英国”女作家，这不仅因为她的小说故事情节大都发生在英伦岛上，更是因为其创作手法尽显典型的英式悬疑小说风格。正如女作家本人坦言，她对英格兰的土地充满着眷恋，在那里更有家的感觉。鲁思·伦德尔（Ruth Rendell）和米涅·渥特丝（Minette Walters）是她偏爱的英国作家。受这些作家影响，林克的小说迥异于传统的德式犯罪心理小说，不以案犯追踪，复原犯罪过程为重，而是着墨于人物心理和犯罪心理的刻画，对人性的贪婪、欲望、残酷和黑暗有精到神妙的刻写；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在悬疑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形象丰满、特性各异的人物形象，让扑朔迷离的案件侦破，在人物心理构建的过程中瓜熟蒂落，水落石出。作为畅销书作家，林克的作品当然不乏通俗娱乐元素，但是她对作品人物关系，情节构思的把握，绝对堪称小说剧作的大师手笔。小说事件的时间和空间跳跃感极强，各色人物轮番登场，看似互不相干，但又各有牵连，紧密相关，其中疑云密布，机关重重，她让读者在阅读几百页之后依然如雾里看花，难觅其中玄机，自然也就欲罢不能，一睹为尽而后快。

虽然林克的悬疑小说融入了诸多英国元素，但其骨子里却渗透着德语文学界的一个中心议题，即对战争和罪责的反思。在这一点上，她与诸多的德国作家有着相同之处，他们都拒绝遗忘，自视为对抗时

间的勇士。有所不同的是，林克选择了对方的视角来反观战争，选择了一切似乎都已抚平的 21 世纪来回望战争。表面看来，林克似乎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英格兰乡村生活，但林克的真实目的，却正是揭示这宁静面纱掩盖下波澜起伏的几代人命运。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有的只是田园诗般的风景。”这些命运，无一不与那场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是在儿童和少年时期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一代人。毫无自卫能力的智障儿童自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但是其他人，无论是疏散儿童还是从戎少年，他们所经历的离乡背井和家破人亡，虽然曾淹没在了战后的满目疮痍之中，却深深地印在这代人身上，注定了他们心灵的残缺。因为这种残缺，使他们无法给予和接受爱，造就了他们终身悲剧的根源。而且他们的后代，也成为这种爱之残缺的牺牲品，费奥纳女儿在母爱缺失下沉沦，查德女儿在父亲漠视中的扭曲。就连他们的孙辈莱斯利，虽然受到了良好教育，过着被常人羡慕的生活，但其突兀的人格和多舛的命运，何尝不笼罩在外婆和母亲的阴影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讲，“另外的孩子”不仅仅是智障儿童布莱恩的悲剧，更是所有直接和间接受到战争伤害的童年悲剧。

对于罪责问题，林克表达了德国作家对罪责的普遍观点：即没有人能够最终逃避历史和责任。在这部小说中，还涉及了一种罪责，它不一定产生于罪恶的企图，而只是追求安逸的后果。但随后当事人出于安逸、出于胆怯对责任的一步步逃避，对弱者的无动于衷，展现了爱残缺的一代，在后战争时期、优越物质生活下自私与丑陋的一面。然而，被压抑的罪责终究会爆发，有时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导致无法挽回的结局。是受害者的诅咒？是命运的报复？还是人性发展的必然？发人深思，回味无穷。

此外，林克的文笔如行云流水，畅快自然，毫无故弄风雅是做作之感。基于上述原因，林克成为当今德国文坛最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也就毫不意外。其小说三部曲《暴风骤雨》（Sturmzeit）、《野羽扇豆》（Wilde Lupinen）和《继承时刻》（Die Stunde der Erben），后来被德国电视二台拍成电视剧《暴风骤雨》。1999年出版的小说《姐妹之屋》（Das Haus der Schwestern），2000年出版的《玫瑰园女园丁》（Die Rosenzüchterin）均蝉联几周《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榜首，后被拍成热播电视剧。2004年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尽头》（Am Ende des Schweigens）获得德国书市文学类奖提名。2007年夏洛特·林克因其文学成就获得金羽毛奖。

小说《另外的孩子》自2009年出版之后，也很快蹿升至畅销书榜的榜首，到目前为止，德语版已经销售了120多万册，再版13次。2011年4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小说的发生地，英格兰北部的斯卡伯勒开机。笔者撰写此文之时，林克的另一部小说《雾里看花》（又名《影子游戏》）（Schattenspiel）正在畅销书榜上步步攀升。

小说的前半部分（至原文第215页）由复旦大学德文系教授王滨滨翻译，后半部分由复旦大学德文系讲师高天忻（现任职法兰克福孔子学院）翻译。鉴于翻译时间仓促，如有纰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高天忻

2011年7月30日

目 录

译本序	001
1970 年 12 月	
12 月 19 日, 星期六	002
2008 年 7 月	
7 月 16 日, 星期三	007
2008 年 10 月	
10 月 9 日, 星期四	023
10 月 10 日, 星期五	038
10 月 11 日, 星期六	058
10 月 12 日, 星期天	069
另外的孩子. doc	080
10 月 12 日, 星期天	101
10 月 13 日, 星期一	125
另外的孩子. doc	152

10 月 14 日，星期二	169
另外的孩子. doc	204
10 月 15 日，星期三	240
另外的孩子. doc	315
10 月 16 日，星期四	341
另外的孩子. doc	360
10 月 16 日，星期四	373
10 月 18 日，星期六	496

1970 年 12 月

12月19日，星期六

她知道得尽快离开。

如果住在这个独院里的人注意到她，她就危险了，就完蛋了。

她刚走到院子门前，想赶紧下坡取车时，那个男人像从地里蹦出来似的，突然站在了她面前。人们原以为住在这样一个没落农家里的人不修边幅，他不是这样，他个子很高，穿着牛仔裤和毛衣，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眼睛明亮，双目毫无表情。

塞米拉只能希望他没看见她在棚圈后面。也许他看到了她的汽车，走过来看看谁在这里转悠。她唯一的机会就是在他面前摆出一副善意和自然的样子，叫他信以为真，虽然她心跳腿软。虽然寒冬的傍晚寒意刺骨，她却汗湿脸颊。

他的声音和他的眼睛一样冷冰冰的：“您在这儿做什么呢？”

她试着笑笑，觉得笑得颤巍巍的：“谢天谢地。我以为这里没人呢……”

他上下打量着她。塞米拉想象一下他看到了什么。一个小个子瘦弱女人，不到30岁，裹着长裤、棉靴和厚厚的夹克衫以保暖。黑发黑眼睛，深棕肤色。最好他不反感巴基斯坦人，最好没注意到眼前这个人是个因害怕而马上就要呕吐的巴基斯坦女人，最好没察觉到她的恐惧。塞米拉有种压抑的感觉，觉得别人能闻到她。

他的头朝山脚下的小树林方向一转：“是您的车？”

把车停在那下面是个错误。树木稀稀拉拉，光秃秃，什么都遮掩不住。他从他房子的上边一扇窗子看到了车才这么问。

她真笨，到这儿来，谁也没告诉，还把车停在了从荒凉农场看得见的地方。

“我……完全迷路了，”她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怎么到这儿的，然后就看到了您的房子，心想可以问问是否……”

“问什么？”

“我初来乍到。”她发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特别不自然，音太高，还有点尖，但他不会知道她平时是怎么说话的，“我本想，我想……”

“您想去哪儿？”

她脑子空空。“去……去……那地方叫什么来着？”她舔了舔干唇。她面对的是个心理变态者。她深信这个男子不仅应进监狱，也应对他进行预防性拘留。她真不该独自一人来这里，没人能帮助她，她太清楚所处的地方是什么状况了，地偏人远无人来，远近没有其他院落。

她不能犯错误。“去……”她终于想起了一个名字，“惠特比，我想去惠特比^①。”

“那您可偏离主干道太远了。”

“是啊，我慢慢也觉得是走岔了。”她又强作笑脸。男子没理会她的笑，用那双目光呆滞的眼睛看着她，虽然他无动于衷，可塞米拉还是能感觉得到他的疑惑。他的疑心在与她说话时好像时时在加大。

她得离开！

她迫使自己站着不动，虽然恨不得马上走掉。“您能告诉我怎么

^① 系英国约克郡东海岸一小镇。

回到主干道上吗？”

他没回答，冰河蓝的眼睛好像穿她而过。她真的从没见过更冷漠的眼睛了。冷漠得仿佛是死珠儿。她很高兴戴着围脖。她能感到颌骨右下方一根神经抽搐得很厉害。

沉默太长。他想查明真相。他不相信她。他估摸着这小个子女人给他带来的风险。他打量着她，好像要钻进她脑仁。

他脸上突然闪过蔑视的表情。他当着她的面往地上吐了口痰。

“黑鬼，”他说，“你们现在还非要移民到约克郡^①吗？”

她吓得往后一跳。她思考着他是不是种族主义分子，还是只是挑衅而已，好让她有所表露。他想让她露馅儿。

你要表现得好像碰到很正常的情况。

她发现嗓子眼儿哽咽，憋不住发出嘶哑声。这里碰到的毕竟不是很正常的情况。她不知道恐慌她还能抑制多久。

“我……我丈夫是英国人，”她说。通常她是绝不会这么做的，碰到因肤色而引起的偏见，她从来不抬出约翰来，但这次直觉让她这样回答。这样一来她的对手就知道她已婚，假如她遇到点什么事，有人会惦记她。只要这个人不是这个国家的异乡人，马上就会知道有人失踪时应该做什么。警察会认真对待这个人的报警。

她看不出她的这番话是否以某种方式给他留下了印象。

“滚！”他说道。

现在不是对他的无礼发火的时候，或和他争论白人与有色人种平等的问题。得赶紧逃脱，去找警察。

^① 曾是英国最大的郡，1974年起划分为北约克郡、南约克郡、西约克郡、亨伯赛德郡和克利夫兰郡。

她转身要走。强迫自己迈着均匀的步伐，别跑，虽然她恨不得这样做。他可以以为她受到羞辱，但他不可以知道她怕得几乎发疯。

她刚走出去四五步，他的声音叫住了她：“嗨，等等！”

她站住了：“什么事？”

他走近她。她能闻到他呼出的味道：烟和酸奶。

“你刚才在后面的工具棚那儿来着，对吧？”

她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她全身是汗：“哪些，哪些工具棚？”

他盯着她看。从他冷酷的眼神中她能看出他从她眼神中看到的東西——她是知道这个的。她知道他的秘密。

他现在不再怀疑。

她跑了起来。

2008 年 7 月

7 月 16 日，星期三

1

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子是他正要离开弗里亚拉格学校，过马路回住处时。她站在敞开的门里，很明显，正犹豫是不是要冒着倾盆大雨走出去。现在快 6 点了，外面已很黑，夏天刚近黄昏就这么黑是不多见的。白天酷热难耐，接着暴雨噼里啪啦从斯卡伯勒^①上空倾泻而下，世界像要在暴雨中毁灭。校园里空无一人。坑坑洼洼的沥青路面马上形成大水洼。天空青灰色的巨云怒卷成团。

女子穿着一条长至小腿的花连衣裙，裙子有点过时，但在暴雨前那样的天气里穿它挺合适的。她深棕色的长发编成辫子，手里拿着一一种类似购物袋的东西。他认为她不是学校的教师，也许是新来的，或是学员。

某种原因促使他走上前去，考虑一下是否与她搭讪。可能是她外表十分老土的缘故。他猜她 20 出头，她看上去与其他同龄女子完全不同。倒不是作为男人看到她有触电的感觉，但不管怎么说挪不动步了。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说话什么样。她是否真的是她这个时代她这一代人的另类。

他无论如何想知道这一点。女人都让他着迷，在他认识了几乎各种类型的女人后，异乎寻常的女子都令他着迷。

他走到她身边说：“您没有雨伞？”

倒不是说他此刻觉得自己有多么独特，但看着外面的瓢泼大雨就这么脱口问了。

女子没发现他靠近，吓了一跳。她向他转过身来，他知道搞错了，她不是 20 出头，而少说也近 40，也许甚至更大。她给人以好感，但毫不起眼。苍白的脸素面朝天，既不好看，也不难看，而是那种让人见了最多记住两分钟的人。她很随意地把头发从高高的额头上撩开。显然她不是有意展现某种气质，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而是根本不懂该怎么做让自己看上去更吸引人，更有魅力。

一个可爱腼腆的姑娘，他做出判断，一点没意思。

“我本该知道有雷阵雨，”她说道，“但今天中午离家时热得很，让我觉得带把伞很可笑。”

“您要去哪呢？”他问。

“其实只想到奎因街汽车站。但走到那会湿透的。”

“您要坐的车几点开？”

“还有五分钟，”她可怜巴巴地说，“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了。”

显然她生活在斯卡伯勒周边一个农家。令人吃惊的是，人刚出城很快就到了乡下，没有很大的过渡就来到哪儿也不靠的地方，只有几个散落的农场及一条可怜的公交线的村子里，18 点不到就是最后一班车！那里的年轻人一定觉得像是生活在石器时代。

如果她年轻漂亮的话，他会毫不迟疑地向她提供帮助，开车送她回家，事先他会问她是否愿意与他喝点什么。山下港口有许多酒馆，随便找个就行。他很晚才有约，对这个约会他本来也没多大兴趣，在

① 英国北约克郡北海沿岸一自治市，现为英国著名的旅游胜地。